

种树的人

〔法〕让·吉奥诺 著
〔德〕昆特·布霍茨 绘
陈翔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种 树 的 人

L'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

〔法〕让·吉奥诺 著

〔德〕昆特·布霍茨 绘

陈翔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种树的人 / (法) 让·吉奥诺著; (德) 昆特·布霍茨绘; 陈翔译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5411-4569-8

I. ①种… II. ①让…②昆…③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944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7-90

Der Mann, der Bäume pflanzte (OT: L'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)
by Jean Giono

Illustrations by Quint Buchholz

©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06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ZHONGSHU DE REN

种树的人

[法] 让·吉奥诺 著

[德] 昆特·布霍茨 绘

陈翔 译

策 划 林妮娜
责任编辑 王筠竹
特邀编辑 岳卫华 张 询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70mm × 224mm 1/16
印 张 2.5 字 数 20 千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569-8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想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品行出众，至少需要好几年的观察。如果他的行为有益他人，动机无私慷慨，不后悔付出，不计较回报，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显见的改观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他值得被铭记。

大约四十年前，我曾徒步穿越一片丘陵，它位于古老的阿尔卑斯山地区，一直延伸至普罗旺斯。

确切地说，这片土地坐落在锡斯特龙镇和米拉博镇之间，东部和东南部靠近迪朗斯河中游；北临德罗姆河上游，从河的发源地一直到迪耶镇；西接孔塔·维奈桑平原和旺图山。它包括整个下阿尔卑斯省的北部地区、德罗姆河的南部以及孤立 in 沃克吕兹



省的一小块飞地。

在这里，我展开了漫长的徒步之旅。这块海拔从一千二百米到一千三百米的荒地，人烟稀少，植被单一，周围除了野生薰衣草只有漫漫沙石，单调又荒凉。

为穿过那片宽广的高地，我只身跋涉了三天，却发现眼前更加荒凉孤寂。我在一个废弃的村庄搭起帐篷，水壶一天前就空了，必须找地方做些补给。村里的房屋多已废弃倒塌，但它们如马蜂窝般拥在一起，还是给了我一丝希望——有人住过的地方，想必能找到一汪泉水，或者一口水井。果然我找到了个泉眼，但早已干涸，没有一滴水流出。看看周围，房子的屋顶全部坍塌，教堂的钟楼也已倾圮，但它们矗立在那里，让人仿佛能想象有人居住时的样子。而事实是，生命在这里早已绝迹。

虽然是阳光明媚的六月，但狂风从废墟间呼啸而过，刮过光秃秃的高地，猛烈得如同野兽撕咬猎物时发出的号叫，让人无处可逃。

我只好收起帐篷，另寻他处。走了五个小时，仍滴水不见，

连一丁点儿水源的影子都没有。周围全是同样的荒漠，同样的杂草。忽然，我看到远处似乎有个微小的黑影，像一棵树那样伫立在荒原上。或许那里能找到点儿什么，而且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，这样想着我朝树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原来是一个牧羊人站在那里，在他身边，干燥炽热的土地上，伏着三十多只绵羊。

他把水壶递过来让我喝了几口，然后赶着羊群带我来到山坳中的住处。那里有个天然形成的洞穴，牧羊人就此顺势开了口井，还自制了一个简易的辘轳用于汲水，水质清澈、甘冽。

或许是一个人住惯了，他的话很少，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难以被忽视的自信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一切都显得很寻常。牧羊人的家，不是临时搭建的棚屋，而是很认真地用石头筑起的房子，是他在这人烟稀少的残垣之上，一砖一瓦用心建成的。屋顶相当严实，有风刮过时，让你感觉像是有海浪拂过沙滩，辽远而壮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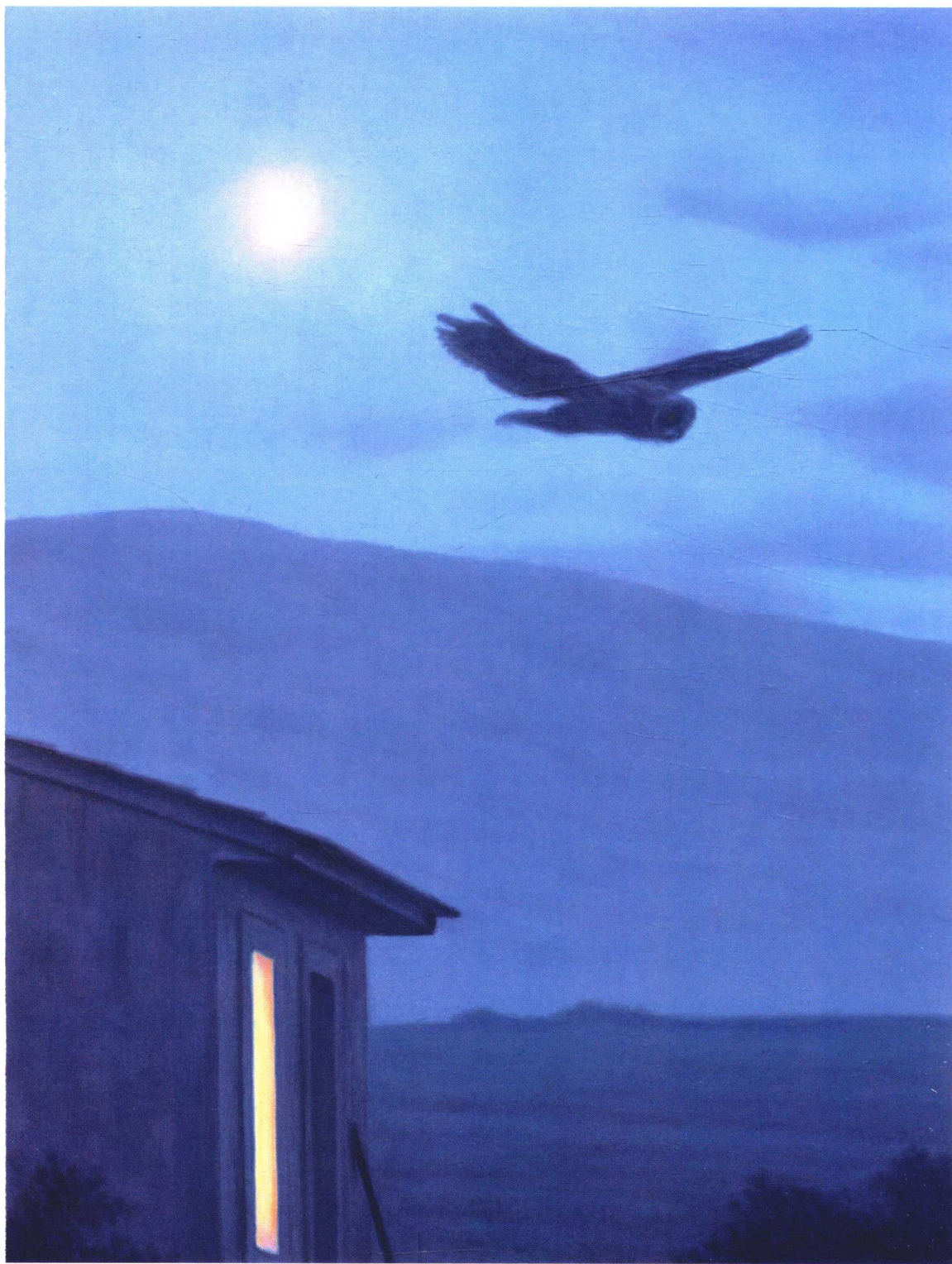
屋子里整洁有序，餐具洗过，地板也擦了，上了油的猎枪闪着亮光，火炉上煨的汤闻起来很香。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胡子刮得

很齐整，扣子体面地扣着，衣服也一定精心缝补过，不留意的话，几乎看不出补过的痕迹。

他给我盛了一份香喷喷的汤，我们一同喝了起来。晚饭后，我把烟袋递给他，他却告诉我，自己不抽烟。他的狗也像主人一样，安静、友善而不谄媚。

从这里到最近的村子至少有一天半的路程，当晚我便借宿在牧羊人家里。我对这一带的村庄很熟悉，在和这里同海拔的山梁上，公路尽头的白橡树林间，隐匿着四五个村庄，彼此遥遥相望。村民们主要靠砍柴烧炭为生，无论酷暑严寒，都要困在这恶劣的环境中，生活贫苦而艰辛。而越是艰难，就越容易产生矛盾和摩擦，冲突也在所难免。离开这里，似乎成了每个人的信念，否则，苦难便永无尽头。

男人们每天用卡车把木炭运到镇上，卖掉再回来，日复一日，志向、性格早被磨光了。女人们则不停抱怨，满腹不快。争执与计较无处不在，从木炭的价格到教堂的座椅，从美德到劣习，关于善恶的激烈争吵从未停止过。而那不时席卷的狂风，持续刺激



着人们的神经，自杀像瘟疫般蔓延，精神失常的人随处可见，还常常酿成杀人的惨剧。

我身边这位不抽烟的牧羊人，拿出一个小布袋，往桌上倒了一堆橡树种子，他一颗一颗仔细挑选着，把好种子从里面挑出来。我在一旁抽着烟斗，问他是否需要帮忙，他却说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事实上，看他如此专注细心，我觉得自己也插不上手，就不要再坚持。那一晚，我继续看他挑选种子，没再多交谈。挑得差不多了，他又把它们十个分成一组，更仔细地筛选起来，种子太小或者有裂痕的都扔掉。最终他选出一百颗接近完美的橡子，工作结束，我们各自上床睡去。

跟牧羊人相处，每一刻都能感觉到平静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问他能否在这儿多待一天。他表现得对这种请求习以为常，更确切地说，他给我一种似乎不会被任何事情扰乱的印象。其实我并非必须留下来，只是出于好奇，想多了解他一些。他准备去放羊，出发前，把前一晚精心挑选出的那袋橡子拿出来，在水桶里浸了浸，带在身上。

我注意到他带了一根长一米五、拇指粗细的铁杖。他拿好铁杖，打开羊圈，把羊群赶向草场。我走在和他平行的另一条路上，在他身后悠闲地散着步。放牧的地方在一个背斜谷深处，他安置好羊群，让牧羊犬在那儿看着，自己朝我站的地方走来。我以为他会怪我，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但其实他只是刚好也要走这条路。他对我说，如果没什么事情，可以跟他一起去，我便自然地跟了上去。大约走了两百米之后，我们来到一片高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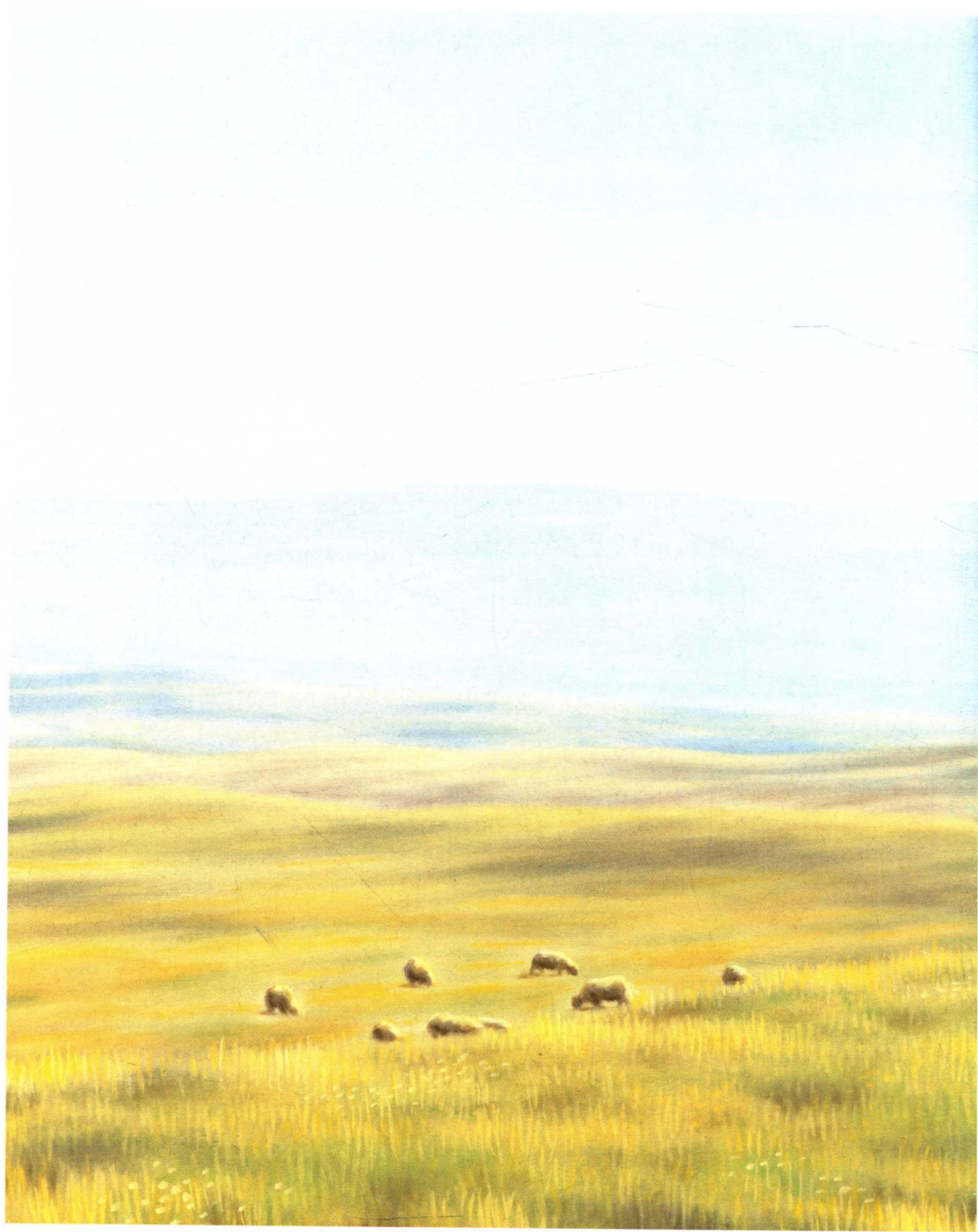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是他的目的地。他把随身带着的铁杖插进土里，挖出一个小洞，从袋子里取出一颗橡子放进去，然后用土掩好。原来，他是来这里种橡树的。“这片土地是你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那是谁的呢？”我继续追问。他回答说不知道。或许这是一块公地，又或许是属于某些不怎么关心这块土地的人。不过这些对他来说似乎并不重要，他只顾着种好那一百颗橡树种子。

午饭过后，他又开始挑选种子。我还是满怀好奇地问东问西。想必是问了太多遍吧，牧羊人陷入回忆，开口讲起自己的故事。三年前，他开始在这片荒地种树，到现在已经种下十万颗种子。

这十万颗种子里，有两万颗发了芽，发芽的两万颗里，又有一半被动物们吃掉或是遭受到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，最后有一万棵橡树存活下来，在这荒无一物的土地上缓慢生长着。

我忽然对他的年龄好奇起来，他看上去得有五十多岁了。五十五岁，他告诉我。他叫埃尔泽·布菲耶，曾和家人一起在山下平原上经营着一座农场，日子过得安逸、快乐。没想到唯一的儿子不幸去世，爱妻也在不久后离开人世。那之后，他来到这片荒地，与羊群和牧羊犬为伴，过起了慢悠悠的独居生活。他觉得这片大地之所以日渐荒芜，是因为缺少树木，既然没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做，何不用自己的方式，来改变这片土地。

我当时虽然还很年轻，但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，所以深知如何小心谨慎地与同样孤独的灵魂对话。不过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。因为年轻，我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猜想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怎样的生活才算幸福。于是我对他说，三十年后，这一万棵橡树一定会变得非常壮观。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，如果上帝能让他再活三十年，他肯定会种下更多的树，多到现在这一万棵树只不过





是沧海一粟。

那个时候，牧羊人已经开始研究种植山毛榉，他在家附近开辟了一个苗圃，围起铁栅防止羊群进入，这些山毛榉幼苗长得都很壮实。他还想种一些桦树，因为土壤下面水分充足，很适合桦树的生长。

第三天，我告别了牧羊人。

次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我应征入伍，一去就是五年。一名步兵是没有工夫想那片林子的。说实话，我几乎把那件事忘了，就像我曾爱好的集邮一样，没多久就抛在脑后。

直到战争结束，部队解散了，我领到一小笔退伍抚恤金，迫切地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，去呼吸一下纯净的空气。或许是天意，我没太细想，也没怎么筹划，就再次踏上去往那片荒地的旅程。

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改变，依然一片荒凉。然而，穿过无人居住的村庄，我发现远处隐隐有一团雾气，像一层毯子笼罩着整个山冈。前一天，我就在想那个种树的牧羊人。“一万棵树，”我心里念叨着，“能覆盖很大一块地方呢。”

五年战争，我见过太多的死亡，深深体味到生命如浮尘般渺小、易逝。布菲耶早就年过半百，或许已不在人世。在二十岁的我看来，年过半百的老人只能等死。而事实上，他还活着，只是不再放牧，因为羊群经常会啃食他种下的树苗。他只留了四只羊在身边，但养了一百多个蜂巢。这五年里，他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干扰，一如既往、心无旁骛地种着树。

一九一〇年种下的橡树到现在已经十岁了，长得比我俩都高，那景象着实令人震撼。看着这片蓊郁的森林，我惊叹得说不出一句话。而他一向不爱言语，我们就这样沉默着，在广袤的树林间漫步了一整天。这片森林分为三大段，全长十一公里，最宽的地方有三公里。每当想到这壮观之景全出自一个人的双手与灵魂，没有借助任何其他技术手段，我就禁不住感叹，人类除了破坏力，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能与上帝一较高下。

这些年，他一直坚持着当初的计划。那片已与我齐肩高、绵延无尽的山毛榉林便是证明。橡树林长得非常茂盛，早已不必担心被小动物啃食，就是狂风面对这样的密林也要却步。他又带我

